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六

鄭統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趙時泰全纂

補遺

段廷珪

張文忠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子韶置卷歛衽日精麓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其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

庠閉閣終日寒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
膝危坐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
楊龜山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
于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紹
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于韶對
策上覽其對擢置第一龜山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
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劔以
屬客于韶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
簽判未幾授徽歸從學者日衆于韶遜辭不獲乃言

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
不踰年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
業一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
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
學可矣後出其門者多爲閒人趙鼎薦於朝遂以太
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
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省刑
爲念願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
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

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子韶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荅語子韶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恐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額俊等上帝語子韶曰陛下之心卽上帝也招徠賢俊格其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

九成所得甚多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
朝優游委曲子韶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因入見面
秦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
子韶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
臣爲鼎黨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
僞欺俗明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旣免喪秦檜取旨上
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
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遊者衆子韶時往來
其間爲莫逆交檜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言頃者

鼓唱浮言謗訕朝政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
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
前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子韶往省之謂曰太尉
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
與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
惟天知之子韶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
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侍郎此言心中豁然
其今卽去矣奄奄然而逝子韶壯之因嘆曰武人一念
正氣猶待人之夾况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明

十四年勅
恩所得足

此心乎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
今以倡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旣與郡乃乞觀其意終
不肯爲陞下川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旣謫
居談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乃題其
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
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又自號橫浦居
士廣帥致籩金子韶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
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糴民苦之子韶移書痛陳其
弊戶部持之子韶卽丐祠歸數月病卒贈太師封崇

國公謚文忠子韶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
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
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燙之或致墨
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
皆不揀擇麓惡尤其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
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
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
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
僧方說得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

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酬他不做特
可爲發一笑耳

語錄

讀人皆曰予智曰人皆用智於銓品是非而不知用
智於戒慎恐懼使移銓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
智孰大焉

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祇與水相通已而嘆
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
境界皆如此

或謂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王
或謂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曰伊尹去堯舜之世

所以爲道
之任

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寂寥數百載
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不是獨
已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
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勲也

或問學者欲正心如何下工夫曰須明乎善不然又
恐錯認

或問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如何是死生之說曰
原反處是其說

或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如何
是鬼神情狀曰物變便是情狀

或問先生嘗云處名欲晦如何是晦的道理曰毋作
意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
剛毅木訥近仁以克伐怨慾不行爲難樊遲之問
則異於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於子張顏淵之問
則異於仲弓文子止得爲清子文止得爲忠管仲
止得爲如其仁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

此字是甚
物來言

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曰墨子不覺遂於
愛上執着便不是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
不仁則覺痛癢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於人
不覺處捉撕之迷其已覺人自指名不得

或問游定夫言在春風和氣中三月來乃自明道處
來不知春風和氣渠認作何意曰便是天地發育
時節所見一草一木皆明道也

或問夾谷之會與大禹治洪水周公膺
異否曰
合如此故如此何異之有

欲上學之淺深當察其所疑有疑必有見無疑則無見矣見之深則所疑亦深見之淺則所疑亦淺因其疑而決其所見未有不進者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億度非特人不信往往渠亦不自信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更不理會修身行己是
何事曰學者先識見若有識見者必知理趣孰非
修身行己之事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張無垢

八

學是走不

見得到是

螻蟻蚋蝮聚會橫行偶步其上往往驚惻獸游于野
禽墜于庭荷戈角逐爭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
彼而不見於此耶人惟其不善推耳

人謂子韶爲禪爲其括覺字夫覺字不獨祖伊尹
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賢乎此無可議至其立朝大
節刻意獨行銷盡世味其強力有大過人者其言
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其處若一一自頭至足
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
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
可謂自馮其神矣其立論多凌遽棒喝語人故以
禪歸之

楊慈湖簡

簡字敬仲慈谿人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爲學嘗令敬
仲默自反觀服膺是訓不懈二十八歲居太學循理
齊秋夜宴坐於床忽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乾道五
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
才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夜集雙
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
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敬仲
曰簡兒時聞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

正當憤懣
一點即悟
若母健否
又問詞障

不易適平且有齧扇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退
問如初象山揚聲答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
非者知其爲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忽大省
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止
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厲曰更何有也敬仲卽歸拱坐
達旦質明北面納弟子禮師事焉每謂感陸先生尤
是不再答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已觀故書猶
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
明淳熙元年春喪母去官尚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

沈思屢日獨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廔中始大悟於是變化云爲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服除授紹興府理據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敬仲曰無罪命勘平日敬仲曰吏今日實無罪必摘掬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敬仲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湖西撫幹乃命督三將兵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岷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會邑紳士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穀觶誰無不
恐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
義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
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顯爲營營
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其切惜之其言坦易
明白諸士聞之有泣下者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
既赴監講乾繇友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咸
謂先賢贊易後未之聞也會丞丞相趙汝愚敬仲上
書遭斥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遷秘書省著作佐

郎輪當面對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三劄惻切上數
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盛額久之人爭傳誦流
至北境見者輒垂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
年旱蝗詔求直言上封事言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
才一氣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
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又次言改過聖賢
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
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安石豈不
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

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奏章
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
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
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奏問曰陛下自信此心即
大道乎上曰心卽是道畧無疑貳之色曰日川如何
上曰止學定耳曰定無川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澹
明上曰日川但勿起意而已因贊曰至善至善不起
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問答往復漏過八刻
敬仲出上日送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對所陳

未行求外補得溫州到郡首訪賢者禮致之不督賦
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士咸向方
知務學有異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
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菲薄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
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
稚扶藜綠道傾城哭送入對言宜盡掃喜願惡逆之
私情則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時
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列弓弩臨淮
水射之退敬仲蹙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卽日上

奏痛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理宗卽位詔入見屢辭
尋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卒年八十有六屬纊之夕怡
然無死生異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
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味春之間而啟迪之傳詩易
春秋傳曾子刊訛剔誣共六卷

語錄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
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隤然而博
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
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
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
彼手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
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
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

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格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
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姑卽七尺而細
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
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
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
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
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
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
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

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
不可見心之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
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
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
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
見則一視聽與噤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
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
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噤非噤在嗅非嗅在運
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

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
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
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寤如此寐如此生如此死
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
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
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
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
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
明此未嘗昏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

昏則二明則一因昏而立明不有昏者無自而明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

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
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

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
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
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
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
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

隨處拈名
不可揆定

日用此心之藪而不自知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
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
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所覺至於
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
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
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花實之不同而一木
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孔子曰學而
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
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

意動於物我故于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
每每戒學者毋意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不遠而
復不動如故孔子筮爾而咲喜也非動乎意也曰
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於慟哀也
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喜怒哀樂如四
時之措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虛實而無
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
之不厭之學

時習之習非習非力用智習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

時至事起
而習在焉

他事他物
皆道日用
而不知可
辨

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
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
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

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
也皆此事也學者捨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
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
也謬以爲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卽道也謬以爲他
物而不知他物之卽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
爲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

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卽道奚俟他求

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仕止久速一
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
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
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
宜者也

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知其然人
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

有是非之心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世之人心皆如此也學者當自信毋自疑毋自疑意慮條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有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昭弗遺

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

出沒良莠
本心幾不
認自性

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
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
缺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
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

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
知及之默而識之不可思不可言也

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
狀不可勝窮有行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
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伏有違有前有後有

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彼有此有動有靜
有今有古若此之類縱說橫說不可得而盡然則
心與意奚辨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
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
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
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言亦起意聖
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
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周公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

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措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矣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何謂我我亦

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
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
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
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
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
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
不立何者爲我學者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
固則墮於我故先聖止絕之聖人先覺學者後覺

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子

王子文成曰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滌無臭

上見了

朱陸并肩聖統兩先生當時已相忘於無言矣陸氏歿失之門人遂訊之慈湖出而陸之學復振後世謂不起意一言墮於虛滅又謂傳象山者失象山也余謂楊氏易傳亦有所窺亦公之所自得也

王龍谿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共黜之。」龍谿若不聞，首往受業焉。龍谿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踰年，盡契師旨。故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門者，誰不聞。惟我信得及。」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

龍谿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于顧吾之學
疑信猶半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
敦毅子其往焉乃盃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在途自良
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閱
有及時藝者日業已忘之矣抵都歐陽南野宗伯魏
水州諫議王瑤湖憲伯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龍
谿與相辨證大爲推服是歲登第同門錢緒山亦在
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谿語緒山曰此非吾輩
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

指授則屬龍谿與緒山分教之龍谿與趙爲多文成
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
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
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一毫不可
更易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
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
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
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
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

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
無善可名惡本固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
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
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
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
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
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根脚轉若
執著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
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

同何以同人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
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
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
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
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
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
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
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
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

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其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爲大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

有怪乎人
以辨學名
之

資性明明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
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証悟之論道脉始
歸於一云文成發舟龍谿與緒山追送巖灘復叩問
宗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龍谿從旁語
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
常岸之美尤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懸同文成亟
俞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
餘人來謁請益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
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自悟近被王汝

中指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雖出山汝中與四方
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畏糧往浙當有
証也明年文成平思川歸卒於南安龍谿方偕緒山
赴廷試因文成歸渡江復還迎至嚴灘聞訃與緒山
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龍谿
請服斬衰以從共奔至廣信成喪扶輓歸越經紀喪
事築塲廬慕心喪三年時文成嗣子孤弱且內外忌
毀交搆悍宗豪僕窺視爲奸危疑萬狀龍谿極力擁
護謀托孤於黃尚書締結婚定盟久之乃定人稱龍

谿懷嬰梓之義報父師之恩爲不淺然謗訕叢積由
此益起不恤也建天真書院於會城育文成像其中
且以館四方之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論及
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各以所講取正焉壬辰始赴
廷對相國張永嘉孚敬開龍谿名欲引置一甲不應
開吉士選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終不應永
嘉以此益重之卒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歸病痊時
相憂貴溪言議選官僚其婿吳儀制春首以龍谿薦
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交選所阻一往按判乃可

龍谿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大不懌會
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
班備顧問輔養聖學因票旨詆爲僞學而聚薦首吏
科都給事戚賢官龍谿時爲南武選郎中再疏乞休
告歸踰年以大察去龍谿終不以是動其心益孳孳
以講學淑人爲務歐陽德若禮部唐順之撫淮楊時
俱欲特疏引用龍谿聞而止之龍谿嘗謂天下無不
可與之人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及吳楚閩粵皆
有講舍江浙爲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猶不廢出

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念時常處家與
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
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游精
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大夫交承與朋儕酬答非此
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癸未卒年八十六

語錄

語悟語修
忘助俱著
不得

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
期必而得悟有類漸修亦有類漸著一漸字固是
放寬著一類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及
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滅
未離生死窠臼

此件事就
當下不容
已者言

人生只有這夢子不論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
有此件事古云蓬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非寓言
也

此件事無氣魄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脈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已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爲聖人也考識古訓實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吾人爲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不得功

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
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
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人人有個聖
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
知潔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牽汨
便是學聖人真功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
信諸此而已六經証我而不以我証六經証諸此
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誠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
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些

事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夷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夢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脈路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血
脉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
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
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不可得此便是究
竟語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輕重淺深
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
別路可走卽是支離之學

學問乃見在實踐不論閒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

靈明見
在則無將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三

非實學
得以一知
便了

在別有學問所問所學又何事耶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常變
無隱顯語默與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麼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見在一念無
將迎無住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
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是猶這件
事

顏子一生好學具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
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

聖心作得
聖學得
聖力

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
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
學

嗜慾深病割情極難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
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
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
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無有一毫固必之私
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義皇更無別路此易簡直截
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之謂見易千聖之秘藏

不知此用
功如何得
貞明不昧

也

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
氣吾人日間欲念紛擾夜間游氣昏沉便是不能
通乎晝夜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爲欲念所擾
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
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是謂
淵綸天地之道

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
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不造則化之源息

總得本自
無學者便
無所措備
總是接上
無話頭

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
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
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眇莫不皆
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
矣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
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
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
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

果能一念惺然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有天則方
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慾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
敵應不過其則方爲煅煉若不信得這步子只在
聞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
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
一而已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
是一大主意主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
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

心外無無
何足處

兼善與
所爭亦只
在善惡間

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
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夢子倚靠處確然立
定腳根始爲有用處

問集義義襲之辨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
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于聖之秘
藏也後世之學術與要涉思爲終身陷于義襲而
不自知語及虛寂反問然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
明乎養氣章後卽以王霸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
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

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
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
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
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爾
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
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
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
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
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

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
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顯之
貧天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顯之富壽
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
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
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
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
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
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

焉盡矣

陽明先生起絕學之後由其身所體驗者有悟此心之微發良知之說而以致知格物爲證其門人尊聞行知不敢稍有擬議龍谿獨持四無之說羣起而疑之乃先生亦復唯唯於是龍谿之言滿天下後傳龍谿之學者流弊滋甚因是遂疵陽明之學嗟乎自陽明之過世亦出于傳陽明者之過耳當時羅文恭力救其偏余頗愛其尚易透徹晚年始悟其流弊以伏後之學者折衷焉

羅近谿汝芳

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須力追古先於是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讀

之病頓愈丙申年二十六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遵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谿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克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谿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歸尋師問友周流四方

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
正舊以文學受業聞於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
禮宗正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
白地著一畫耶近谿畧爲解說宗正默不應徐曰障
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苦格物莫
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
則請正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
痛快直趨父卧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
矣得之矣因自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畫完全饑

飽了無干涉徒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癸丑北上
過臨清忽遭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
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豁然不應翁曰君
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動而日輒不眠擾
攘而氣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病疾可
不亟圖瘳耶近豁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
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
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
擾夢裡亦自昭然若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

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迺駭驚起叩謝伏地汗
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脈循軌隨入京廷試初仕
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朴惟以
化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二代風歲大計
入覲見相徐華亭華亭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
觀之似更有實用迺豁曰先生以宗社爲心宗社以
人心爲本今來覲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
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勉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
不差則終身德業在此華亭躍喜翌日大會靈濟宮

語曰先生當勸王上以務學爲急奈何謹循內閣故事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寰宇受福矣華亭深然之反郡丁父憂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谿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然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墾城隍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資捧入京禮成

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
疏劾致仕歸役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
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
罪囚楚爲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某害道宜置
於法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嘉其志遑論其他乎戊
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具冠服
禮天地祖考畢端坐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
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
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相通

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
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胸中更何物可有
耶願無惑焉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
次第進酒微飲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許
之初二日掖出中堂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

不學不慮
毛宗晉但
須能達之
穴下纔有
鬼氣

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
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
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
儘是的確爲有矣

問某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日子是知
個甚的行個甚的曰只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
理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所當然便是曰汝初
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

切會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如此明辨如此不怠便是致知力行親切處矣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予於所求未得而心即

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
明也心之未得而曰卽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
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
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
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喚醒若有所得
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
得亦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
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
離於須臾可引之終身也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

知之不昧卽所謂明明德也目之未得已得而一
一言之不差卽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
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卽所謂在
親民學者如是學卽所謂爲之不厭而時習而悅
也教者如是教卽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
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虛
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以立待以
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

或談性命非下學可與後數月復來據然對曰某向

見以爲停
常不可見
以爲不停
常不可見

謂聖賢非人可及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自
視日用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賢哲難以殊
論先生曰子停當二字尚恐未盡停當也或者瞿
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
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
要矣不觀栢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
又不觀海濤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
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
何時而爲才停當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

造化之妙
元無停當
之時亦無
不停當之
時也

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于蚤作而夜寐笑嬉而
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視爲方思量得個
停當又豈直待言動視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
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視
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視爲亦總錯過矣

聖賢拳拳垂教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
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
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
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字字句句

眼目揜然
心自明快

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矣。繇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各昏睡，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卽是相對立談之身卽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

中庸
卷之二十六

執而豈虞延之所謂中哉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假執故雖
聰明不能爲思雖才辨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
爾北人言人可用曰中川言物可喫曰中喫亦以
恰好相當遂以中形容之耳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
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欣欣愛
好之情百千其口而共一明明觀面之視百千其
耳而共一盤盤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

無譁之此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
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日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
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眾亦是
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眾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
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
天下之人都渾在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
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卽愚夫
愚婦皆與知與能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
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不肯轉心向這裡

不許多功
乃在何不
一一指出

世學奇作

卷之二十一

三

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
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
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
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蓋他定說聖人爲學決
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

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
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
人俱足個個完全但能就中先覺先悟於此直下
承當愛用正如鑛石遇火融化透徹卽教做聖人

一覺悟得
即教做聖
人醒人處
在北極人
處亦在此

然究其所覺悟得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
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
一片精金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終日去愛親
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不得名爲知
道故聖人教天下不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
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鑛卽是金故曰
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
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

自明自昧
即充全明

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卽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以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靜然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那莫非天機活潑卽

機前說法
絕不令人
驚奇而畏
難然却不可
容易

長壽良能
原道為不

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常苦隨知隨蔽此亦只是知的不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為善之時則物欲自然蔽不得了曰汝心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為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為得

得亦是蔽
不得一言
超拔只在
人常務常
明勿失此
裏而已

來耶此心之知既不容人去爲得則亦不容人去
蔽得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
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有
餘年不得見而隨着諸家之說以逃尊逃於不容
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
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
乎蔽而日增乎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脫離豈
知只在一言而頓超拔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

死不肯加
上些子哉
只是不學
大虛

無人透徹
至此

不免於慮此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
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
乃是慮而能得也

問先生只以孝弟慈爲明親至善之實何耶曰大學
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觀
赤子之心却只是個孝弟而保赤子則便是個慈
也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場
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
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

之楊墨仁義則以孝弟而闕之王公氣勢則以孝弟而勝之其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

後世不察謂孝之與弟止舉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卽所謂不思而得也孝弟之不學而能卽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卽如赴涿者流須發于源泉而枯樛沼涸

非德不
能滿
之量惟
下爲得
惟德淺
得淺

多而無用也結菜者芽須萌于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至賢立宗肯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

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卽是人可也說人卽是
天亦可也說聖卽是凡可也說凡卽是聖亦可也
說天下卽是一宗可也說一宗卽是天下亦可也
說萬古卽一息可也說一息卽萬古亦可也四書
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
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
立極立誠至敬至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
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
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

以爲始以
戒終走錄
文王無非
北家此段

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
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誠行縱經營事業亦
終成霸功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能善學
則卽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

或問如何是善學曰節文斯二者二者弗去樂斯二
者皆所謂善學也

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
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

理學宗傳

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必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繩亦不已則卽戒之到極處也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終日講求中

中庸此說
下庸此說
上庸此說
知也方
不孤負天
不孤負地
不孤負人
不孤負
一之之

庸却無一個曉得自己卽是中庸此其天下古今
一大推事且豈止自是中庸而不肯自認中庸一
端而已哉卽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不肯
自認做仁又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分明自
己是知却不肯自認做知靜言思之我此半世孤
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
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
於草木孤負聖賢經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
生之元神而甘心頑愎贅頽惰將以下愚終此生積

愆罪過真已迫悔無及但願大家同加警覺爭自
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懇切以期報親恩潛思
睿道聖蘊則仁智中和在書冊者今皆渾全在
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還復克塞至寶輝熠赫
期照乾坤又非一大快事哉

曹真子云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
而闢畧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闢畧以爲可使
其私也而或多不羈

楊貞復起元

延熹六年
有弟也

新刊月
志册子

楊起元字貞復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躡東平起元
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年二十一
中鄉試第一人三試南宮不售遊金陵邂逅盱江黎
允儒聞羅近溪之學中大契之登進士官編修冊封
崇藩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往復參證大
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語爲答
詞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篇日諷誦之并示學者戊
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在經筵上崇聖志勤聖

學疏國子監祭酒晉禮部侍郎因災異復上恭勸勤
學疏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其中稍爲詮注取洪
範語名曰訓行錄召吏部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卒
以哀毀致疾卒年五十三生平孝友厚宗族間黨人
有過耳不欲聞惟就其善獎成之事羅先生無須臾
忘離國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
居以爲常四方愛學者常滿戶外起元隨機指授人
人躍然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
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

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其視其聞，卽不視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師說而推衍之。其言取成之心，非世儒矯強義襲者比也。所著證學篇、楊子學解、論學存箴、稿曰沙語錄諸書。

語錄

一友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爲學必須如此漸進何如曰能信自己是真士則聖天在我何以希爲又一友問曰何爲真士曰識士心識真士矣何謂聖天曰識心識聖天矣

一友言曰吾人不爲性命焉川講學曰講學正所以爲性命其不肯講學者與夫講學而不真切者皆未念生死臨前耳昔者羅先師令太湖日進諸生以性命之學某推府素迂之一日代巡錄囚推府

便在此

及先師侍側推府因問謁先師林伯仁曰羅尹乃
道學先生代巡遂顧之曰日今看此臨刑之人這
道學作如何講先師敬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
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
今日推府方掩口而笑代巡復詰之曰如何不及
先師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
談過何曾真切爲着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
種所爲到此都用不着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
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是一心要求

保全性命這等說來他們真爲性命之心苦切不
過思吾輩平時所講的性命道理却是泛論那能
及得他們如此真切忽爾無常一到將若之何辱
承下問甚是惶愧代巡不覺嘉嘆不已推府亦歛
容於時前友及舉座竦然公顧謂友曰念及生死
臨前誰不竦動目今竦動之心便是盡性至命的
根本又是出生入死的關頭能於此時直下透過
須證無生不然轉眼便是輪迴却又徒成一番虛
話更有愧於先師矣友有省

羅先師微言指點盡成妙義予曾問馬友云先師向入留都諸友侍側語次有及性字一友因問其義先師曰性字从心从生生就是性友曰既是生是謂性死了怎麼先師曰你說死了就不是性若是人人生而不死從開闢到今爾得這幾箇呆人在造化也蠢言下諸友莫不躍然

黃吉先問仁在乎熟熟果何如曰仁者人也卽此七尺之軀天地萬物皆其一體大學所謂大人是也大人之學明明德必極其明親民必極其親然後

爲止於至善自非合內外忘物我渾渾融融養到
極純熟田地安能使此七尺之軀渾然與物同體
而成大人耶成大人而仁斯熟矣

周海門汝登

周汝登字海門浙江人

傳錄

語錄

志乃最初起念是吾人因地終身結果只成就得這一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性命起念鄭康成居家考索便從著述起念孔明自比管樂便從勲業起念叔子峴山墮淚便從名稱起念儀秦力攻揣摩便從勢利起念禪家爲一大事因緣便從生死起念今日吾輩從事此學要看從何處起念於此草

草不可言學

子義一節
云初聞道
夕死可矣
此是生死
處放得下
此處放得
下皆放得
下

問晦翁言全放下如何是放下曰夫子浮雲富貴顏
子不改簞瓢孟子不淫不移此是境遇處放得下
則可謂云爾已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此而已
矣此是道理處放得下境遇處放得下人則易知
而道理處放得下知之難矣然道理處放不下而
稱境遇處放得下者無不是處

問見性者以境緣爲驗然有見地已明而境緣不能
無碍者何也曰見性者如開眼之人決不蹈於荆

棘亦不怕荆棘爲碍彼入荆棘者必非明眼卽怕荆棘爲碍者眼必未明也故几境緣爲碍并在境磨煉者皆非見性者也

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儒者謂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有是理生死不

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衝者亦無有是理
故於生死之說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中甫問分明其中有物緣何又言本來無物曰有原
是有只是耳目不能到言語不能及心思不能與
除此三者一任你存

痛快處便
是流弊處

問性自體驗宇宙中只此一知時時顯現卽一致字
亦是多說曰恐人信不及故說致良知恐人以知
識爲知故說一良字若知體透徹卽良字亦多說
了其實只一知而已矣

禮扇也
只是無心
有意非亦
初也

自見爲忠
事便非忠

一友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曰更須識取當下曰當
下如何時天暑人各搖扇先生舉扇示之曰只此
一搖義耶利耶辨耶不辨耶其友默然

問無善無惡則爲人臣子何所持循曰爲人臣者只
求免於不忠爲人子者只求免於不孝如此持循
工夫儘有可做曰聖人忠孝之極也然則希聖非
與曰止敬曰文大孝曰舜此自人稱之耳若文王
小心翼翼曰臣罪當誅何嘗有忠虞舜負罪引慝
曰不可爲子何嘗有孝今人只要立忠立孝便是

私心聖人之心如此吾亦如此謂之希聖不得其
心而徒慕其名去聖遠矣

問無善無惡則世有敢諫之節康濟之猷者非爲善
而何曰無善可爲爲善則非善矣孟子言乍見孺
子入井二句最可體驗今人若乍見孺子入井必
然驚呼一聲足亦便跑跑到定然抱住此豈待爲
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乎故今有目擊時事危論
昌言者就是這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
這跑懷保小民哀此斃獨者就是這一抱此非不

有善爲善
便入聖境
納之

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
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却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
得成時亦只是糊功小道去聖學不啻天淵三代
之治必不可希此所以學術不可不明也唐虞揖
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恭此皆了徹之語而人
但以爲譬喻設言亦可嘆矣

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曰盈兩間皆物也誰能明之
所謂處覆載內不知天地在照臨下不知日月日
與萬物羣而不知萬物備於我也故須明於庶物

六經之旨
盡于此才
是皆讀論

日用常行皆人倫也誰能察之所謂行不著習不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故須察於人倫明察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

論語中具有六經蓋其神也得其神不必更讀六經讀六經亦語語融通矣一以貫之易之神一卽乾卦之一畫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之神思無邪詩之神子開之曰是禮也禮之神子語魯太師樂之神以從吾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春秋之神悟此則一坐語之間而六經具備

書以形容
吾心之虛
而萬物
勿使之

問伏羲畫卦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蓋專以形
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之中頭目鼻
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夢寤出處進退
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
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蟲魚以至寒暑晝夜
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
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
有名字孔子強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
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卽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

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
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
伏羲欲使覺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
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覺
圖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
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渾
問周子太極圖只是形容得天地間大道理否曰是
繪吾身心影像昔真西山於圖有契乃曰昔也太
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也乾元自有乾

繪吾身心
影像愈切
愈近

歷無二光
見忠孝一
發

元今知吾身卽軀元矣然看太極圖者在西山之
悟入方可不然如對鏡見影却問這個是誰

一生問孝者所以事君孝卽是忠卽移孝可以爲忠
曰如一盞燈光處處照見無非此燈之用曾子論
孝凡處友戰陣以至殺禽伐木事事皆是不但事
君曰若是則衣可以爲食食可以爲衣乎曰衣食
不同而衣食食之心曾有二乎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
之靈丹千生萬劫不到墮落者全靠此

補其一而
釋事畢

問易曰易要曉得大旨只要人識得一而已伏羲強
爲形容畫此一畫有一便有對於是有一一卽一
也只此一上上下下便成八卦又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以至盡天下之變總之只一而已再
無別物凡夫遇吉遇凶不勝惑亂明者只見是一
亦吉亦凶而非吉非凶隨其所遭事事無礙爻辭
皆以發揮是義而已陳圖南曰學易者當與羲皇
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至言哉
不日如之何如之何突然說起吉懸機峻待人領畧

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尋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
如之何處此事暫他不得故曰吾未如之何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斯即吾斯未能信之斯不舍
晝夜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山梁雌雉曰時哉
時哉時即學而時習孔子聖之時時字聖人觸目
感通斯道充滿於宇宙故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凡心有妄念身有妄動口
有妄言皆惡也修持之士必欲防閑而屏除之東
城西生終難淨盡亦如石壓草根株猶存惟不務

去惡而但求志仁則惡自消融程子謂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志仁之謂也不須防簡不須窮索無惡之謂也此章截之宗與摘枝尋葉者不同

坐於憂患
至取亦是
如此況其
下焉者乎

素患難行乎患難此素位之君子而人不知所以行孔子厄於陳蔡子曰烈士不困行不彰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孔子絃歌于路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圍於匡子路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

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
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夫子
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能行乎患難蓋如此

或問補遺諸公昔世所推爲大儒者也而謂其爲
近於禪夫諸公若官直身皆卓然自見卽議論有
疑於禪者亦借禪以爲用所謂不以世間法礙出
世間法不以出世間法壞世間法虛何傷曰夫子
惡鄉愿之亂德爲其以似而亂真也毫釐之差千
里之謬其誰能辨之曰四十而不惑蓋四十以前
猶不見自信則所以致審於毫釐之間不遂成干
里之謬者所開匪細故也儒釋之界其流雖遠其
源却近顧應祥之言曰近見有竊吾儒格物致知
以解法華經者方異之不意吾儒亦借佛教以明
道也其流弊將至儒釋同歸而不可解矣吾輩不
能辭以闕之而以助其波揚其蔽寧不得罪於聖

宛陵劉信公梓

理學宗傳跋

甚矣理學之難言也。苟人無理
學之名而理學之傳真。後世多
理學之名而理學之傳濫。夫理
學者道統之繫也。不得其人傳
之則統於何處。得其人以傳之

矣而或各治其端家之說以其
而主者為是非又竊其說者徒
爭之于唇舌而浸淫乎旁趨異
教迨源遠而流益分而偽學之
目遂不免當世口實矣則夫上
下數百年表章絕學以定正宗

使天下後世恪遵而實踐之有
傳人何可無傳書哉鍾元孫先
生固未嘗以理學自標榜也而
吾黨望風蒲輪屢下莫不曰斯
真理學矣先生容城人為劉靜
脩同里卜隣蘇門又姚許與居

自登籍後守道且七十載其出處大節卓然也朱刺衛八年于茲嘗得親其前貌聆其話言又時或過先生之廬而見其堂下穆穆門內雍雍脩身齊家所謂篤行君子非與其一生身體而

力行者已槩見之歲寒居問答
中而又憫理學真傳後世不得
其統宗而是非同異因所折衷
以自淋而淋人也乃取古今醇
儒可歷代俎豆不祕者得十一
人人各一傳又裒集其著迹條

縷訓繇成十一卷其餘自漢迄
元以東名儒以理學著稱或功
存于箋註或附見于師傳者凡
數十人合十四傳為十四卷又
有學行精酷見解超別在諸儒
品評微有水乳之未合而不得

不以俟後人論定者因補遺六
人為一卷共二十六卷名曰理
學宗傳先生之心苦矣宗傳云
者若大宗嫡派脉脉相承無以
譜之則亂若繼火傳薪燈燈相
照無以續之則滅由今溯其數

十年來之學者汨于聲利術日
畸學日卑勿論躬行者鮮即好
名亦難其人講學一席且迂視
之微先生倡明之過此以往皆
失姓之子走長夜耳雖朱紫牘
之餘展而讀之猶恍然堯舜周

孔數聖人之心法與夫濂洛關
關諸君子之力量如千百季同
堂授受真不啻一脉相承一燈
相照也乃其中越漢隋唐之儒
者而直推元公以上接鄒魯之
正宗毋亦聞道有先浚而成學

有偏全董也王也韓也其視周
子即如子輿所稱清任和之子
尼山乎而自序直以姚江為紫
陽之貞則劉許亦可以董韓例
矣噫孟子而後聞知者濂溪矣
周子而後聞知者紫陽矣姚江

既為紫陽之貞則貞下起元接
聞知之傳者後之視今當必有
以位置之先生其知所自處矣
是以于其集之成也既有仲誠
張君先為梓之予又從而竣其
未竟者正期與于斯文者其宗

其宗共傳其傳云爾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長至後一
日齊安後學念伊程啓朱謹跋